# 清史稿/卷43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卷四百三十六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三十七 列傳二百二十四

► 卷四百三十八 →

榮祿　王文韶　張之洞　瞿鴻禨

## 榮祿

榮祿，字仲華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祖喀什噶爾幫辦大臣塔斯哈，父總兵長壽，均見忠義傳。

榮祿以廕生賞主事，隸工部，晉員外郎。出為直隸候補道。同治初，設神機營，賞五品京堂，充翼長，兼專操大臣。再遷左翼總兵。用大學士文祥薦，改工部侍郎，調戶部，兼總管內務府大臣。穆宗崩，德宗嗣統。榮祿言於恭親王，乃請頒詔，俟嗣皇帝有子，承繼穆宗。其後始定以紹統者為嗣。光緒元年，兼步軍統領。遷左都御史，擢工部尚書。慈禧皇太后嘗欲自選宮監，榮祿奏非祖制，忤旨。會學士寶廷奏言滿大臣兼差多，乃解尚書及內務府差。又以被劾納賄，降二級，旋開復，出為西安將軍。二十年，祝嘏留京，再授步軍統領。日本構釁，恭親王、慶親王督辦軍務，榮祿參其事。和議成，疏薦溫處道袁世凱練新軍，是曰「新建陸軍」。授兵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。疏請益練新軍，而調甘肅提督董福祥軍入衛京師。

二十四年，晉大學士，命為直隸總督。是時上擢用主事康有為及知府譚嗣同等參預新政，議變法，斥舊臣，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入覲，超授侍郎，統練兵。榮祿不自安，御史楊崇伊奏請太后再垂簾，於是太后复臨朝訓政，召榮祿為軍機大臣，以世凱代之，命查拿

康有為，斬譚嗣同等六人於市，以上有疾，詔徵醫；復命榮祿管兵部，仍節制北洋海陸各軍。榮祿乃奏設武衛軍，以聶士成駐蘆臺為前軍，董福祥駐薊州為後軍，宋慶駐山海關為左軍，世凱駐小站為右軍，而自募萬人為中軍，駐南苑。時太后議廢帝，立端王載漪子溥俊為穆宗嗣，患外人為梗，用榮祿言，改稱「大阿哥」。

二十六年，拳匪亂作，載漪等稱其術，太后信之，欲倚以排外人。福祥率甘軍攻使館，月餘不下；榮祿不能阻，載漪等益橫，京師大亂，駢戮忠諫大臣。榮祿踉蹌入言，太后厲色斥之。聯軍入京，兩宮西幸，駐蹕太原。榮祿請赴行在，不許，命為留京辦事大臣。已而詔詣西安，既至，寵禮有加，賞黃馬褂，賜雙眼花翎、紫韁。隨扈還京，加太子太保，轉文華殿大學士。二十九年卒，贈太傅，謚文忠，晉一等男爵。

榮祿久直內廷，得太后信仗。眷顧之隆，一時無比。事無鉅細，常待一言決焉。

## 王文韶

王文韶，字夔石，浙江仁和人。咸豐二年進士，銓戶部主事。累遷郎中，出為湖北安襄鄖荊道。左宗棠、李鴻章皆薦其才。擢按察使，遷湖南布政使。同治十年，署巡撫。黔苗亂熾，桂東淪寇域。文韶條上援黔、防境機宜，以兵事屬按察使席寶田，督其部將蘇元春、龔繼昌等進剿，斬首逆張秀眉烏鴉坡，黔境平。文韶繪苗疆要塞圖，上之朝。十一年，除真。寧遠莠民倡亂，耒陽硃鴻英复妄稱明裔構眾，先後檄道員陳寶箴討平之。光緒元年，遣總兵謝晉鈞平新化、衡、永土寇。撫湘六年，內治稱靜謐焉。入權兵部侍郎，直軍機。會歲旱，各省籲災，中旨罪己。文韶亦自陳無狀，詔革職留任。旋除禮部侍郎，兼總理衙門行走。八年，御史洪良品、鄧承修劾雲南軍需案，文韶坐失察，奪二級。乞養歸，終母喪，還前除。

十五年，授雲貴總督。武定會匪陷富民、祿勸，人心恟懼。文韶斬獲叛將，三日而定。無何，鎮邊夷亂起，檄迤南道劉春霖分道進攻，拓地三百里。徙建廳城於猛朗，募勇屯墾。改臨安猛丁歸流，移府經歷駐其地。其餘寇亂及土族叛服不常，皆隨時殄滅。

初，英、法並緬、越後，西南緣邊防務益棘。文韶綏靖各路土司，令自為守。會日韓啟釁，詔入都詢方略。既至，奉幫辦北洋之命。鴻章赴日議和，文韶權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。和議成，實授。時關內外主客軍四百餘營，酌留湘、淮、豫三十營，餘悉散遣，士卒帖然。建議籌修旅大砲台，謂：「旅順舊台密於防前，疏於防後，敵自大連灣入，遂

失所芘；大連舊台，專顧防海，未及防陸，敵自金州登岸，遂不能支。今重整海防，必彌其罅隙。」又請加意水師、武備各學堂，以儲將才，嫻武幹，俟財力稍足，徐圖擴充。又陳河運漕糧積弊，請蘇漕統歸海運，他若勘吉林三姓金礦、磁州煤礦，踵鴻章後次第成之，而京漢鐵路亦興築於是時矣。又奏設北洋大學堂、鐵路學堂、育才館、俄文館，造就甚眾。

二十四年，入贊軍機，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二十六年，拳匪仇教，文韶力言外釁不可啟，不見納。宮車既出，三日，始追及懷來。自聯軍犯京，事急，兩宮召軍機，惟文韶一人入見，諭必侍行。至是立召對，泣慰之，遂隨扈，自晉入秦，晉體仁閣大學士。明年，改外務部會辦大臣，旋賞黃馬褂。署全權大臣，命先還京，佐辦中俄條約。交還東三省及關外鐵路，事寧，賞雙眼花翎。充政務處大臣，督辦路礦總局。轉文淵閣，晉武英殿。三十一年，免直軍機。明年，稱疾乞休。

文韶歷官中外，詳練吏職，究識大體，然更事久，明於趨避，亦往往被口語。三十四年，鄉舉重逢，賜太子太保。其冬，卒，年七十九，晉贈太保，謚文勤。

張之洞

張之洞，字香濤，直隸南皮人。少有大略，務博覽為詞章，記誦絕人。年十六，舉鄉試第一。同治二年，成進士，廷對策不循常式，用一甲三名授編修。六年，充浙江鄉試副考官，旋督湖北學政。十二年，典試四川，就授學政。所取士多俊才，遊其門者，皆私自喜得為學塗徑。光緒初，擢司業，再遷洗馬。之洞以文儒致清要，遇事敢為大言。俄人議歸伊犁，與使俄大臣崇厚訂新約十八條。之洞論奏其失，請斬崇厚，毀俄約。疏上，乃褫崇厚職治罪，以侍郎曾紀澤為使俄大臣，議改約。六年，授侍講，再遷庶子。复論紀澤定約執成見，但論界務，不爭商務，並附陳設防、練兵之策。疏凡七八上。往者詞臣率雍容養望，自之洞喜言事，同時寶廷、陳寶琛、張佩綸輩崛起，糾彈時政，號為清流。七年，由侍講學士擢閣學。俄授山西巡撫。當大禍後，首劾布政使葆亨、冀寧道王定安等黷貨，舉廉明吏五人，條上治晉要務，未及行，移督兩廣。

八年，法越事起，建議當速遣師赴援，示以戰意，乃可居間調解。因薦唐炯、徐延旭、張曜材任將帥。十年春，入覲。四月，兩廣總督張樹聲解任專治軍，遂以之洞代。當是時，雲貴總督岑毓英、廣西巡撫潘鼎新皆出督師，尚書彭玉麟治兵廣東。越將劉永福者，故中國人，素驍勇，與法抗。法攻越未能下，復分兵攻台灣，其後遂據基隆。朝議和戰

久不決，之洞至，言戰事氣自倍，以玉麟夙著威望，虛己聽從之。奏請主事唐景崧募健卒出關，與永福相犄角。朝旨因就加永福提督、景崧五品卿銜，炯、延旭亦皆已至巡撫，當前敵，被劾得罪去，並坐舉者。之洞獨以籌餉械勞，免議。廣西軍既敗於越，朝旨免鼎新，以提督蘇元春統其軍，而之洞復奏遣提督馮子材、總兵王孝祺等，皆宿將，於是滇、越兩軍合扼鎮南關，殊死戰，遂克諒山。會法提督孤拔攻閩、浙，砲毀其坐船，孤拔殪，而我軍不知，法原停戰，廷議許焉。授李鴻章全權大臣，定約，以北圻為界。敘克諒山功，賞花翎。

之洞恥言和，則陰自圖強，設廣東水陸師學堂，創槍砲廠，開礦務局。疏請大治水師，歲提專款購兵艦。復立廣雅書院。武備文事並舉。十二年，兼署巡撫。於兩粵邊防控制之宜，輒多更置。著沿海險要圖說上之。在粵六年，調補兩湖。

會海軍衙門奏請修京通鐵路，臺諫爭陳鐵路之害，請停辦。翁同龢等請試修邊地，便用兵；徐會灃請改修德州濟寧路，利漕運。之洞議曰：「修路之利，以通土貨、厚民生為最大，徵兵、轉餉次之。今宜自京外盧溝橋起，經河南以達湖北漢口鎮。此幹路樞紐，中國大利所萃也。河北路成，則三晉之轍接於井陘，關隴之驂交於洛口；自河以南，則東引淮、吳，南通湘、蜀，萬里聲息，刻期可通。其便利有數端：內處腹地，無慮引敵，利一；原野廣漠，墳廬易避，利二；廠盛站多，役夫賈客可舍舊圖新，利三；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衝，人貨輻輳，足裕餉源，利四；近畿有事，淮、楚精兵崇朝可集，利五；太原旺煤鐵，運行便則開採必多，利六；海上用兵，漕運無梗，利七。有此七利，分段分年成之。北路責之直隸總督，南路責之湖廣總督，副以河南巡撫。」得旨報可，遂有移楚之命。大冶產鐵，江西萍鄉產煤，之洞乃奏開鍊鐵廠漢陽大別山下，資路用，兼設槍砲鋼藥專廠。又以荊襄宜桑棉麻枲而饒皮革，設織布、紡紗、繅絲、制麻革諸局，佐之以堤工，通之以幣政。由是湖北財賦稱饒，土木工作亦日興矣。

二十一年，中東事棘，代劉坤一督兩江，至則巡閱江防，購新出後膛砲，改築西式砲台，設專將專兵領之。募德人教練，名曰「江南自強軍」。採東西規制，廣立武備、農工商、鐵路、方言、軍醫諸學堂。尋還任湖北。時國威新挫，朝士日議變法，廢時文，改試策論。之洞言：「廢時文，非廢五經、四書也，故文體必正，命題之意必嚴。否則國家重教之旨不顯，必致不讀經文，背道忘本，非細故也。今宜首場試史論及本朝政法，二場試時務，三場以經義終焉。各隨場去留而層遞取之，庶少流弊。」又言：「武科宜罷騎射、刀石，專試火器。欲挽重文輕武之習，必使兵皆識字，勵行伍以科舉。」二十四年，政變作，之洞先著勸學篇以見意，得免議。

二十六年，京師拳亂，時坤一督兩江，鴻章督兩廣，袁世凱撫山東，要請之洞，同與外國領事定保護東南之約。及聯軍內犯，兩宮西幸，而東南幸無事。明年，和議成，兩宮回鑾。論功，加太子少保。以兵事粗定，乃與坤一合上變法三疏。其論中國積弱不振之故，宜變通者十二事，宜採西法者十一事。於是停捐納，去書吏，考差役，卹刑獄，籌八旗生計，裁屯衛，汰綠營，定礦律、商律、路律、交涉律，行銀圓，取印花稅，擴郵政。其尤要者，則設學堂，停科舉，獎遊學。皆次第行焉。

二十八年，充督辦商務大臣，再署兩江總督。有道員私獻商人金二十萬為壽，請開礦海州，立劾罷之。考鹽法利弊，設兵輪緝私，歲有贏課。明年，入覲，充經濟特科閱卷大臣，釐定大學堂章程，畢，仍命還任。陛辭奏對，請化除滿、漢畛域，以彰聖德，遏亂萌，上為動　　容。旋裁巡撫，以之洞兼之。三十二年，晉協辦大學士。未幾，內召，擢體仁閣大學士，授軍機大臣，兼筦學部。三十四年，督辦粵漢鐵路。

德宗暨慈禧皇太后相繼崩，醇親王載灃監國攝政。之洞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。逾年，親貴浸用事，通私謁。議立海軍，之洞言海軍費絀可緩立，爭之不得。移疾，遂卒，年七十三，朝野震悼。贈太保，謚文襄。

之洞短身巨髯，風儀峻整。蒞官所至，必有興作。務宏大，不問費多寡。愛才好客，名流文士爭趨之。任疆寄數十年，及卒，家不增一畝雲。

瞿鴻禨

瞿鴻禨，字子玖，湖南善化人。同治十年進士，授編修。光緒元年，大考一等，擢侍講學士。久乃遷詹事，晉內閣學士。先後典福建、廣西鄉試，督河南、浙江、四川學政。所行皆本功令，律下尤嚴。

朝鮮戰事起，我師出平壤。鴻禨上四路進兵之策，請兼募沿海漁人蜑戶編為舟師，使敵備多力分，庶可制勝。及和議成，鴻禨方自蜀還，復奏言秦中地形險要，請豫建陪都。日本增兵遼東，鴻禨以敵情叵測，請敕劉坤一、王文韶簡練勁旅，不可專任淮軍。適坤一奏劾山西將賀星明侵餉，革職，鴻禨言：「刑賞治天下之大柄，軍紀廢弛已久，宜嚴懲以儆其餘。」又：「葉志超、龔照嶼等敗軍辱國，罪當死。和約既定，勢不能與勾，宜籍其財產，或令巨款捐贖，然後貸其一死。」皆不報。旋遷禮部侍郎，出督江蘇學政。

請罷武科。

兩宮西狩，鴻禨差竣詣行在，道授左都御使，晉工部尚書，仍以西安陪都為言。既至，命直軍機，兼充政務處大臣。請以策論試士，開經濟特科，汰書吏，悉允行。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，班六部上，以鴻禨為尚書。時方與各國議和，鴻禨治事明敏，諳究外交，承旨擬諭，語中竅要，頗當上意焉。扈蹕回鑾，賞黃馬褂，加太子太保。

自新政議起，興學、通商、勸工諸政，有司多藉端巧取。鴻禨請降旨禁革苛派，任民間自辦。又請旨以戶部正雜諸款供地方正用，宮中歲費，遵先朝定例，量入為出，不便自戶部增撥。裁汰內務府冗員，用節糜費。充中日議約全權大臣。是時中外咸以立憲為請，朝廷下詔豫備憲政始基，勗天下以忠君尊孔、尚公尚武尚實，用鴻禨言也。三十二年，協辦大學士。特旨派議改官制大臣，鴻禨以樞廷事冗辭。旋命與大學士孫家鼐复核，頗有裁正焉。

鴻禨持躬清刻，以儒臣驟登政地，銳於任事。素善岑春煊，春煊入朝，留長郵傳部。密疏劾慶親王奕劻，奕劻惡春煊，遂及鴻禨。會鴻禨因直言忤太后旨，侍講學士惲毓鼎劾以攬權恣縱，遂罷斥歸里。辛亥，湘變起，流寓上海，旋卒。後追謚文慎。

論曰

論曰：德宗親政，憤於外侮，思變法自強。乃以輔導無人，戊戌黨禍，庚子匪亂，遂相繼而作。太后再出垂簾，初堅復舊，繼勉圖新。宣統改元，議行憲政。政體既變，國本遂搖，而大勢不可問矣。榮祿屢參大變，文韶久達世務。鴻禨後起，參議立憲，終以失寵太后，不免放斥。唯之洞一時稱賢，而監國攝政，親貴用事，欲挽救而未能，遂以憂死。人之雲亡，邦國殄瘁，尚何言哉？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